

○引进与诠释

编者按:就引进与诠释而言,语言哲学同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大多以某一个学者或某一个学者的某一理论为对象(李建红、林国丽)。同时,我们的引进与诠释也可以按照论题进行(肖彦)。或许,有一种维度是更高层次的引进与诠释。本刊认为,中国语言哲学的引进、本土化,须要跳出某人、某流派的羁绊和限制,整合与建构才是应寻之道。

从逻辑分析到存在实质的追问 ——语言哲学的研究路径

肖彦

(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 150040)

摘要:哲学的实质就是反思人类的生存方式及其发展道路,语言哲学是透过语言剖析人类生活的实质。语言哲学研究经历了从逻辑分析到通过语言研究哲学思维的历史发展,是从“科学之科学”的高度对语言的各个维度进行反思,从而挖掘人在语言中无处不在的存在方式,是通过语言,站在哲学家的角度,对人的存在实质的研究。

关键词:语言哲学;逻辑分析;存在实质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1)03-0009-4

Language Philosophy from Logical Analysis to Quest the Essence of Existence

Xiao Yan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The essence of philosophy is the reflection of human life.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s to analyze the essence of human lif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developed from logical analysis to the language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in the path of linguistic study. Standing from the philosopher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s the "Science of science". It explores the essence of human through the language from various dimensions. Through language we exist.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ogical analysis; essence of existence

“语言是20世纪以来的时代标记,语言是研究人及人的世界的理想切入点,因此语言哲学成为现代学术界的宠儿。”(李洪儒 2009:1)

1 研究视角与研究对象

对于语言研究,既要研究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人类文明发展史和政治,也要将哲学思想纳入到研究中来,便于从哲学视野来理解和审视语言,为理解和说明语言提供另外一个视角。(江怡 2010:2)

语言哲学要求把对语言意义的构建归结如结构的、社会的、文化的维度,通过三个维度的语境功能来形成和强化语言的具象或抽象意义,构筑意义解读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融合的形式。

从古希腊到近代,许多哲学家都对语言进行过哲学考察。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许多哲学家认为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反而是形而上学、认识论以及其他学科都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这种观点就是分析哲学家所说的在上世纪初发生的“语言转向”,即认为西方哲学在相继经历了本体论阶段和认识论阶段之后,进入语言哲学阶段。作为“神学的婢女”的中世纪哲学,是通过上帝的设定和上帝创世说来确立人类世界的实在性和从属关系。哲学的特性决定对语言的哲学研究必然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语言哲学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将会随着研究领域的变化而变化,这为语言哲学的研究内容转换奠定了基本理论依据。“哲学的语言转向有双重含义。第一次转向是20世

纪初发生的从自然语言到理想语言的转向,这次转向的结果是分析哲学的产生;第二次转向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从理想语言回归自然语言的转向,这次转向的结果是日常语言哲学的产生,以及50年代开始在更加广阔背景下产生了语言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它使得对自然语言的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研究渐次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蔡曙山 2006: 20)

语言哲学研究的对象依然是语言。语言哲学把语言看成一种存在方式,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其一,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依然是语言,只不过是它把语言作为一种存在方式来研究,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认识论研究,因而它既区别于传统语言学,又区别于一般哲学;其二,语言哲学研究依然是语言研究,因而它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交叉的学科研究。

语形学研究的内容是语言的逻辑结构;语言文化学者关注的主题是如何理解文化的发展作用于语言的发展,而语言文化学者强调的主题则是如何理解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关系。随着语言哲学研究主题的重大转变,人们不难发现,语言哲学涉及的对象实质上已经大大超出了语形学和语言文化学的范畴。

2 研究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现实意义

20世纪中期以来,语言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语言哲学不可避免地与当时和其后的语言学、逻辑学和哲学流派发生关联,产生出一些重要的关系。例如,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关系、语言哲学与理论语言学的关系、语言哲学与语言逻辑的关系、语言哲学与心智哲学的关系等。语言哲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几乎无一例外都受到符号学三分法的学科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从这些研究当中可以看清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分野。

然而,到了21世纪,由于中国语言科学家的不断探索,特别是从哲学视角研究语言以来,语言学的研究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

哲学脉络中思想的发展和语言的发展历程深切地影响人类的文明历程。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也可以说是一种语言存在物。语言借着形成知识结构之际,深刻地影响思想内容的表达。

当代语言学研究面临的困难在于,原有的学科定位或框架过于狭隘,以致无法应对和解决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或外壳所能包含的所有问题。因此,语言学研究走哲学之路,则是一条使语言学研究摆脱现有困境的重要途径。具体说来,传统语言学的基本框架是认识论的和分析性的。它主要从认识论角度研究语言学,其研究范围基本上局限在认识论或方法论领域内,其方法主要采用语法分析或文化语用学的方法,因而它研究的领域几乎

是语形学、语义学或语用学的研究范畴。

3 发展脉络

3.1 弗雷格与逻辑分析

弗雷格是语言哲学的奠基人。但是他既没有像语言哲学家那样研究语词的意义,分析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以此解决哲学问题,也没有从哲学角度出发探讨意义。他用逻辑方法分析语言,特别是对语言的基本单位——句子进行一系列的探讨和说明,他的这一系列的论述和说明形成了他的语言哲学思想。弗雷格的语言哲学就是通过运用逻辑方法分析语言,达到对真的探求。有了他的这种独特的分析视角,才有了现代逻辑的诞生。弗雷格以逻辑学为基础,开创了“哲学逻辑”的研究。从整体上看,他是一位典型的语形学代表,但是他的语言逻辑研究内容是语用学的范畴。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混淆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界限。其实,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区别就是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区别。

3.2 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哲学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观点变化很大。他的前期哲学代表作是《逻辑哲学论》,后期哲学代表作是《哲学研究》。哲学逻辑和模型理论构成维特根斯坦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的核心内容。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两次语言转向和它的后期成果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哲学最经典的表现。“一个人的一生经历了一个世纪以来两次大的变革,这已属幸事;而一个人一生的两项成就竟然能与这样两个大的事件相关联,甚至这样两个大的事件要以他一生的两项成就来做标志,他否定前期成就《逻辑哲学论》,认为‘每一句话都是一种病态’。一位学者这样完全地否定他的前期成果,以至于人们认为有两个维特根斯坦。”(蔡曙山 2006: 52)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涉及许多主题:意义问题、理解问题、命题问题、逻辑问题、数学的基础、意识的状态等。维特根斯坦认为,如上哲学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人们不能正确地理解语言。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要获得一个清晰的语言视景。为了达到他所谓的语言的“清晰视景”,他研究许多语言使用不当的例子,尽管他的主要兴趣在于解决或消解这些哲学上的困惑,但他关于语言的论见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兴趣的范围,在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像其他语言研究者一样,他为提供一个清晰的语言视景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许多富有开拓性的思想,如意义即使用、语言游戏、家族相似性、语言生活形式观等。这些思想的提出有效地瓦解了意义指称论,开启了语用学研究。但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也不是一个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他对这些领域的具体研究并不是非常感兴趣。在后续的研究中,维特根斯坦

识到哲学本应该能够通过考察不同语境对日常语言作出阐释,并据此获得意义。于是,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的重要著作《哲学研究》中提出“语言游戏论”。

语言游戏论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的精髓和哲学观基础。所谓“语言游戏”就是人类的语言活动,语言的意义就是通过遵循语言游戏规则得以构建。于是,通过“语言游戏”论,维特根斯坦从以往的以“逻辑”为核心的语言分析方法转向到了以“语境”分析为核心的语用学。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游戏”概念把语言的意义构建视为一种规范化、语境化的社会实践,语言活动不是一种“私自”行为,而是一种社会交往行为,这一思想成了语用学的核心。维特根斯坦是语用学的集大成者。在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启发下,语用学引入社会交往的人与人关系的“语境”概念,打破了语形学、语义学的意义构建的分析框架,解决了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问题,是语言哲学的当代发展。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是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的一座丰碑。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生发于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强调其动态性、规则性以及语言游戏存在的世界和基础——生活形式,认为语言分析和解释是语言哲学必须进行的活动,由此语言哲学建立,分析哲学终结。

3.3 符号学的创立者索绪尔

“语言学家真正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学,是从语言学家索绪尔开始的。”(江怡 2007: 2) 索绪尔创建了符号学。这门新兴学科推动了语言学和逻辑学的发展。索绪尔主张科学的语言研究应把语言作为对象,而不是把言语作为研究对象。因而,语言学的哲学萌芽始于弗雷格和索绪尔。索绪尔把语言从传统的工具地位上升到意义分析,他使人们认清了语言的本质:语言是一种系统的存在,是一种符号的存在,是一种社会的存在。他认为,把握语言是把握实在的前提,语言作为一个本体是哲学的第一要素。

有人说,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与其说是“哲学的‘语言转向’的产物,不如说是语言学的‘哲学转向’的结果”(刘艳茹 2007: 19)。索绪尔实为“现代语言学之父”。在索绪尔思想的影响下,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诞生。

索绪尔说,“我们有可能接受这样一门科学,它研究作为社会生活成分的记号的功能,它将形成社会心理学,从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我们称此学科为‘符号学’”。他又说,“语言学仅仅是这个普遍科学的一个分支。符号学将会发现的规律同样也是能够应用于语言学的规律,因此,语言学将会被指定到一个明确限定的地方,即人类知识的领域”(索绪尔 1980: 5-6)。

索绪尔传统的符号学即欧洲符号学,是整个人文艺术学科的共同平台。

3.4 乔姆斯基和他的革命

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以20世纪50年代为分界。语言哲学最初关心的热点是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理论,同时也涉及语义学和语用学。语言哲学家研究的三个语言领域是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语言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常常推举以下几位,他们分别是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方向的开拓者:诺姆·乔姆斯基(N. Chomsky)的句法结构理论、蒙太格(R. Montague)的‘普遍语法’和形式语义学、奥斯汀(J. L. Austin)和塞尔(John R.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蔡曙山 2006: 53)

乔姆斯基将数学和逻辑推理与语言学结合,创造的转换生成语法充分体现了理性主义的特征。乔姆斯基的思想在语言学界掀起的这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是以理性主义哲学方法对语言学的一次彻底的改造,因为当我们把语言能力或语言机制作为运用语言的决定性因素时,就放弃了以经验材料为基础的语言研究方法,将语言学研究完全置于概念构造和逻辑推演的基础上。

4 研究人类存在方式——语言

语言哲学从“科学之科学”的高度反思语言的各个维度,从而挖掘人在语言中无处不在的存在方式。语言、人和世界三位一体。“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在者;语言就是人,人就是语言。”(李洪儒 2007: 11)

语言哲学家非常关注对社会、历史、文化、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全方位反省,要求我们不断通过对他者和自己的反思与批判,尤其对霸权、支配、媒体操控等的质疑甚至拒绝来提升人们的自觉意识。通过挑战、质疑、抗拒各种形式的霸权和操控,从现实和文本论述中寻找其矛盾、冲突与漏洞,利用重新解读或解构的方式找到符合我们言说和发展的平衡点。

语言哲学的研究任务是对符号、语言、思维与事实的形成等哲学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挖掘和探讨。哲学的一个任务是认识人。人类透过语言研究还可以反观自己,研究自己。哲学与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语言学与哲学在透过语言认识人自身这一点上并行不悖。

语言研究从语言符号学的语形、语义到语用,再到哲学范式的研究,乃是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人类生活诸领域间的相互关联的历史必然性所引导。无论在欧洲大陆哲学中还是在英美哲学中,无论是在人文主义哲学中还是在科学主义哲学中,都能发现这种理论要求和学术倾向,当代语言哲学出现“汇聚”的趋势和“合流”的态势。“应当说,语言学的每一发展都是由于其背后的哲学推动力,或者说,正是由于语言学家能够从哲学的视角看待语言,处理语言问题,他们的语言学理论才真正具有了更为普遍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力,这无论是对洪堡、索绪尔还是对布龙菲尔德、乔姆斯基,都是如此。”(江怡 2010: 4)

21世纪是一个跨学科整合的世纪。西方语言研究的思维方式启发我们突破原有的语言研究定式,开始改变原来语言研究的思维格局,语言的语境内涵构成社会关系研究的具体形式。然而,现有的语言学越来越专业化或者越来越个人化,眼界和胸怀往往不是越来越宽阔而是越来越狭窄。语言的哲学转向正是对服从于理性的现代人类生活实践的一种呼应。

5 结束语

理解语言意义不能独立于个人及其所在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语言哲学要在当下得到新的发展,就必须重视与大众密切关注的生活领域。

语言科学带有民族文化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综合性、技术性、实践性;而且国际化、多元化已是大势所趋。语言学不是“纯理论科学”。因此,对语言的哲学研究首先解决理论问题,然后用理论来指导实践。

通过人类行为的认知系统揭示言说者与“听者”的心理状态及其意义关联,这是语言哲学的力量,也是历史的必然。因而,语言哲学的研究是站在哲学家的角度对语言所涵盖的文化、经济、政治研究,是充满人性关怀的既深刻又有趣的学术研究。“语言学与语言哲学不是互不相干,而是彼此支撑、互为唇齿的两个学科。”(李洪儒 2009: 11)

参考文献

- 蔡曙山. 再论哲学的语言转向及其意义——兼论从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的发展[J]. 学术界, 2006(4).
- 蔡曙山. 论符号学三分法对语言哲学和语言逻辑的影响[J]. 北京大学学报, 2006(3).
- 陈嘉映. 语言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江怡. 语言哲学: 西方哲学中的变革[J]. 中国外语, 2006(4).
- 江怡. 当代语言哲学研究: 从语形学到语义学再到语用[J]. 外语学刊, 2007(3).
- 江怡. 近十年英美语言哲学的研究最新进展[J]. 外语学刊, 2009(1).
- 江怡. 如何从哲学的视角研究语言[J]. 外语学刊, 2010(1).
- 李洪儒. 意见命题意向谓词与命题的搭配[J]. 外语学刊, 2007(4).
- 李洪儒. 西方语言哲学批判——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七[J]. 外语学刊, 2008(6).
- 李洪儒. 疑问话语间意象的推断[J]. 外语学刊, 2009(5).
- 刘艳茹. 索绪尔与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J]. 外语学刊, 2007(11).
-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涂纪亮.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a.
-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b.
- Chomsky, N. *Language and Mind*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72.
- Heidegger, M. *On the Way to Language* [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82.

收稿日期: 2010-08-20

【责任编辑 李洪儒】